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八

元

明宗皇帝



元年八月以後文宗圖卜特穆爾天曆二年按明宗即位而未改元續綱目削而未書今變例特

書元年而以天曆二年附注其下春正月周王和錫拉即位于和寧之

北是為明宗

圖卜特穆爾屢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寧之北

圖卜特穆爾非能讓國之人其

推奉周王特以其序次若凡恐為公論所不容故陽為勸進以飾人耳目冀其闕選而後取之則既弋虛名復享厚實此逆賊本懷也周王不察誠偽遂受尊稱遂兆翁果祭圖之禍圖卜特穆爾固罪無可逃周王亦智不足以及保身矣

遂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都之民間王使者至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陝西大旱饑以張養浩為行臺御史中丞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圖卜特穆爾乃起張養浩為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未泰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往糴稍昏即不用詣庫倒換累日

禾黍豈能不佳
自生蓋必前此
已佈之粒因久
旱未能出土及
得透雨滋溉逆
勃然長發耳卷
浩歎盡心賑荒
秦民頗賴其利
乃飾為從來未
有之奇以顯其
異績過事夸張
何以傳信不因
此特沒其實耶

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
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
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又率
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
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
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
夜禱于天晝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遂得疾未幾卒

追封濱國

公謚文忠

二月圖卜特穆爾立其妃翁吉喇特氏

駙馬魯王多阿克巴勒女多阿克巴

勒舊作瑯阿不
利今改後仿此 為皇后

圖卜特穆爾追尊帝母依奇哩氏

努掄公主之女按努掄舊作奴兀掄今改

後仿此 及其母塘古特氏

舊作唐兀氏
今改後仿此

並為皇后

依奇哩氏
謹曰

仁獻章聖塘古特氏
謹曰文獻昭聖

三月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赴漠北夏
四月以雅克特穆爾為太師

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璽來上乃諭廷

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于行在所四月癸巳雅克特穆爾入見帝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雅克特穆爾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巴爾圖

舊作哈八兒禿今改後仿此

等為平章政事等官皆武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

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時首命塔齊爾塔本濟勒舊

奔帖傑兒今改後仿此

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

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遣使立圖卜特穆爾為皇太子

旱蝗民饑

明宗之于圖卜特穆爾與武仁當日情事不同仁宗雖入定國

難而虛懸寶位
以俟武宗及武
宗立而就儲位
于義為順若圖
卜特穆爾久蓄
異志且已自立
改元豈甘後居
人後明宗既不
能早至京師以
靖人心而回機
本乃術至大故
事遠立東宮方
冀安其繼世之
心而不知益促
其謀逆之志過
所謂自貽伊戚

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毋慮百餘萬戶自嵩汝至淮

南死亡相藉命乃在州縣官以便宜賑之

囊嘉岱降尋殺之

圖卜特穆爾遣使至四川赦囊嘉岱囊嘉岱聽詔歸

順蜀地悉定尋坐以指斥乘輿殺之于市籍其家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

太白經天

八月帝次翁果察圖圖卜特穆爾入見帝暴崩

武寧王徹辰圖

舊作徹徹禿今改後仿此

等先至京師致立皇太

子之命圖卜特穆爾遂發京師奉迎于道受太子寶

八月乙酉朔帝次翁果察圖丙戌圖卜特穆爾入見

與諸王大臣宴于行殿越三日庚寅帝暴崩年三十

國語稱曰胡土克圖皇帝

胡土克圖蒙古語有福之謂元史舊訛作護都篤今譯改

胡粹中曰聞故老言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禮者雅克特穆爾怒且懼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言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宜當時忌諱而不敢明言之者與

圖卜特穆爾以巴延為左丞相奇徹台

舊作欽察台

阿爾薩

蘭哈雅

舊作阿兒思蘭海牙今並改後仿此

趙世延並為平章事

多爾濟為右丞阿永

舊作阿榮今改後仿此

趙世安並參知政

事達實特穆爾知樞密院特穆爾布哈特穆爾圖

舊作

鐵木兒脫今改後仿此

並御史大夫

圖卜特穆爾復襲位于上都

是為文宗

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阿永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于是南臺御史言陸

下龍潛建業居民困于供給幸而獲覩今日莫不跂
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臺臣表正
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
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
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
違其教乎書奏為免臺臣監役

詔修經世大典

勅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

宋會要為經世大典

冬十一月湖南徭賊寇邊

湖廣州縣為廣源等徭寇掠者二百八十餘處命平章劉脫歡招捕之

十二月以西僧年扎克喇錫

舊作鞏其乞刺
思今改後仿此

為帝師

帝師至帝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
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字子輦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

定女直姓屬望廣平
舊作字术魯神今改

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

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
禮帝師笑而起舉觴立飲眾為之栗然

文宗皇帝

庚午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額琳沁巴勒舊作懿璘質班今改後仿

此為廊王平章政事多爾濟以罪免

臺臣言多爾濟紊亂銓選貪污著聞請加罷黜從之

尋以阿巴哈雅舊作阿海牙伊拉齊舊作亦列赤今並改後仿此相繼

為平章政事

又宗徒以雅克特穆爾擬戴之功驟加隆寵罷五左相令其獨秉國鈞偏任長奸已乖馭下之道至于百司奉事乃政治所關太阿豈宜旁落何特禁其徑達且坐陽越者以違制之名甘受

以巴延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中書省曰昔世祖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于
一今雅克特穆爾為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又詔一切政務悉聽雅克特穆爾總裁大小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

三月雲南諸王圖沁

舊作禿堅今改後仿此

反遣豫王喇特納錫

哩督諸將討之

聖藏而不顧紀
綱凌替若此尚
何以為國乎

圖沁及萬戶布固

舊作伯忽

阿瑚

舊作阿禾今並改後仿此

等叛攻陷

中慶路

本大理國善闡府地元置中慶路雲南行省治焉今為雲南府

殺廉訪司官

尋自稱雲南王以布固為丞相阿瑚等為平章等官

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詔以克楚

舊作乞住今改後仿此

為雲

南平章政事特穆爾布哈

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後仿此

為雲南左

丞及中尚卿碩裕實

舊作小雲失今改後仿此

從喇特納錫哩

由八番

本漢牂牁郡地五季馬殷遣八姓帥率兵討兩江溪峒至此留戍遂各分據號八番元置

八番順元等處宣慰司明升置

進討之

貴州布政司今為貴陽府治

夏四月皇后翁吉喇特氏殺明宗皇后必巴什

成宗甥
壽寧公

主之女按必巴什舊作
八不沙今改後仿此

皇后與宦者拜住謀殺之

雲南土官祿余等叛附于圖沁詔遣諸王溫都素特穆

爾

舊作雲都思帖木
兒今改後仿此

會諸路兵進討之

續綱目于是年
事前後多錯悞

今悉從文宗
本紀改正

初雲南烏蒙

蠻都名元置宣慰司明升
為府今雲南昭通府是

土官祿余以

討圖沁功授行省參知政事至是叛附于圖沁羅羅

即羅羅斯蠻部名其酋長散居大渡河西元時內附
立羅羅宣慰司統之明置建昌衛今為寧遠府屬四

川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特穆爾布哈被害詔諸王
省

溫都素特穆爾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二萬與湖

廣省臣脫歡並討之

六月殺知樞密院桂徹伯

舊作濶
徹伯

托克托穆爾

舊作脫
木兒

今並等十二人籍其家

桂徹伯托克托穆爾及通政使濟爾噶朗

舊作只爾
哈郎今改

等以雅克特穆爾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伊德爾瑪實特

默舊作也的迷失脫
迷今改後仿此

以變告雅克特穆爾即率奇卜

察克軍掩捕案問並棄市籍其家

秋七月將作院使索珠等有罪誅

特們德爾子索珠觀音努

舊作觀音
奴今改

塔阿里雅

舊作

野理牙又作野
理海牙今改

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呪詛事覺詞

連刑部尚書烏瑪喇

舊作烏馬
兒今改

前御史大夫博羅上

都留守瑪爾

舊作馬
兒今改

等俱伏誅

閏月趙世延罷

御史葛明誠言世延年踰七十固位苟容請黜歸田
里詔中書議之雅克特穆爾言世延向陳致仕不允
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
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
兗國復聖公曾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
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

尋復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廟廷位列七
十子之下

江南大水

江浙湖廣尤甚沒民田五萬一百八十頃民饑者四十餘萬戶

冬十月始親祀南郊

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
享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
焉

十二月立燕王喇特納達喇

舊作阿刺忒
納答刺今改

為太子

太子既立月餘以疹疾卒詔繪真容奉安慶壽寺祀
之如累朝神御殿

未辛

二年春二月立廣教總管府

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品府設達嚕
噶齊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
擬注以聞總管則僧為之

三月司徒布沙

舊作香
山今改

陳符識

布沙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宸飛天歷終是甲辰君
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
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為唐開元間
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為元宗受
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為
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
之曲雖于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
基正統無待于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啓

識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夏四月武陟地震

踰月不止

喇特納錫哩等畧定雲南引兵還

先是鎮西武靖王綽斯巴勒

世祖第六子西平王鄂爾齊之孫按綽斯巴勒

舊作糊思班今改後仿此

及喇特納錫哩等率兵十餘萬討雲南

倍道兼進奪金沙江

即古麗水源自吐蕃共隴川犁牛石下東南流入雲南境合打

冲河又東流至會理州南入四川界

與賊兵遇連戰敗之擒斬阿瑚遂

復中慶路又與布固戰于馬金山獲而誅之惟祿余

遁去至是遣使來獻捷且請留荆王伊蘇伊伯根

太宗

子奎屯之孫按伊蘇伊伯根舊作也連也不干今改後仿此等各領所部屯駐鎮

遏遺寇餘軍皆遣還詔從之而以特默齊為雲南行

省平章總制軍事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

謚文正

澄自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將終猶不輟其易春秋禮記纂言盡破傳註穿

鑿卓然成一家言朝廷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

奉養至是卒

贈臨川郡公學者
稱之為草廬先生

秋八月甲辰朔日食

江浙水

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古魯喇特納

舊作古納答刺
今改後仿此

出居雅克特穆爾家

命市諤爾根薩里

舊作阿魯渾
撒里今改

宅令雅克特穆爾奉

皇子居之更名雅克特古斯

舊作燕帖
古思今改

尋又詔養雅

父子至親君臣
定位名分所在
豈容任情假借
致紊大倫文宗
乃令皇子出居
臣下之家既已

襲宗支而例冠
復復取強臣孽
嗣育自皇家使
庶姓得冒天潢
頁胃潰亂不經
必此為甚文宗
此舉實不鮮其
度何意見也

克特穆爾之子塔喇海為己子賜以居第及賞產

九月祿余復寇雲南冬十月都元帥克埒

舊作怯烈今改後仿此

擊走之

祿余既竄伏尋出收招餘黨復作亂寇順元

元至元二十年

討平羣蠻置順元路安撫司在今貴州貴陽府境內

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諾

海往招之授以叅政制命祿余拒不受遂遇害既而

蒙古都元帥克埒潛師擊破賊砦殺五百餘人圖沁

之弟必剌圖庫圖齊

舊作必剌都古蒙失今改後仿此

舉家赴水死

獲圖沁第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餘黨悉平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壬申三年夏四月諸王伊魯特穆爾謀反伏誅

安西王阿南達

舊作阿難
谷今改

之子伊魯特穆爾與輝和

爾僧裕木津達巴迪爾班第

舊作玉珍達八的刺
板的今改後仿此

國師布哩訥實喇音沙津阿固齊

舊作必刺忒納
失里沙津愛護

持今並改謀不軌事覺皆伏誅

五月禁加封淫祀

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請不許加封從之

雲南饑

六月嚴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

字景謙
祐之孫

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

處繫天下安危能極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陟黜之法太

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
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
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
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
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
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
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選在內者不得三

用人當因材器
使即內外兼授

小宜量其才質
四歷試之若驟
今郡守果有善
政異績尤當在
外起擢俾展布
裕如期于民生
有益使必仿漢
制而行則黃霸
聲名未嘗不減
丁治郡即官出
守亦未必盡若
魯恭用違其才
實不免遠地弗
民之憾頗可以
為成法不易乎

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

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

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時河

北道康訪使僧嘉努又言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今官于朝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
朝廷無結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
職官父母在三百里之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
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
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
親匪不行者坐以罪若詐冒有所規避者與詐奔喪
者同科亦命廷臣議行之按僧嘉努舊作僧家奴

今改

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

帝崩于上都

年二十九國語稱曰濟雅圖皇帝

濟雅圖蒙古語有天命之謂元史舊

訛作札牙

篤今譯改

冬十月郿王額琳沁巴勒即位

是為寧宗

王明宗第二子為帝所眷愛留居京師帝崩遺詔傳

位明宗之子雅克特穆爾請皇后立皇子雅克特古

斯不從命立王以繼大統時年甫七歲中書百司政

父子世及乃三代以下繼緒之常非然者則不足以及係人心而字公論太宗合于立侄王祿謂其公天下之心其說入諫太宗

此舉不過欲掩
其弑兄之罪且
以矯仁宗不傳
位武宗二子之
非耳孰知郡王
既不承年而順
仲并至覆其宗
仁付托不慎貽
恫家邦是元代
之亡實文宗之
成視神器有以
張成之耳

務成啟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廊王薨

王禕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初抑文宗顧
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
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
惡天理人心吁可畏哉

太后遣右丞克埒濟蘇迎托歡特穆爾

舊作妥惟帖睦爾今改後仿此

于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

哈喇魯特氏按哈喇魯特舊作罕祿魯今

改率衆來降乃封為郡王明宗出居沙漠過其地納

其裔孫女曰瑪里達

舊作邁來的
今改後仿此

生托懽特穆爾于

北方至順初明宗后必巴什被讒遇害徙之高麗高麗

使居大清島

在今朝鮮國
廣州海中

中不與人接尋又因其乳

母夫言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托歡特穆爾非已

子移于廣西之靜江廊王薨雅克特穆爾復請立雅

克特古斯皇太后曰吾子尚幼托歡特穆爾在廣西

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于理當立乃遣克埒濟蘓

往迎之

癸酉 四年

順帝元
統元年

春三月雅克特穆爾死

雅克特穆爾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
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或
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
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色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
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
溺血而死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托歡特穆爾即位于上都

是為順帝

初托歡特穆爾至自靜江百官鹵簿迎于良鄉雅克特穆爾既見並馬徐行且陳迎立之意托歡特穆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雅克特穆爾疑其不可測又恐即位之後追舉明宗暴崩前事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雅克特穆爾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

雅克特穆爾首
搆搗端蒙生骨
內翁郭察圖之
事實所與謀又
安肯據立明宗
之子以自貽害
患觀其遷延數
月尚未立君視

神器若贊旒奸
詭實為叵測其
意似并不在雅
克特古斯即太
史所云立則天
下亂者焉知非
希附權奸風旨
造言煽惑以阻
其剛統之議乎
使非病元順帝
未必守宗祧至
于後此元祚淪
胥則由順帝之
政事怠荒綱紀
凌替所致又豈
前言之果驗乎

後當傳于雅克特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

以巴延為太師右丞相薩敦為太傅左丞相

時復置
左丞相

時有阿哩衮特穆爾

舊作阿魯渾帖木
兒今改後仿此

者明宗親

臣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
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
決于宰相而已無所專馬

大霖雨

京畿水平地丈餘饑民四十餘萬時關中河南俱水

災兩淮大旱

秋八月立皇后巴約特氏

雅克特穆爾之女按巴約特
舊作伯才吾今改後仿此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

宋伯生允文
之五世孫

謝病歸

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璵集固
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
與馬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
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諷集使去集乃
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

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

會疾作竟不至

集歸後十五年病卒于家賜謚文靖
集性孝友能折節後進學該博而究

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文亦頗有
宋慶歷乾淳風烈學者稱為邵庵先生

冬十月封薩敦榮王騰吉斯襲封太平王

薩敦食邑廬州賜騰吉斯平江田五百頃

十一月封巴延為秦王

賜以金印是日秦州山崩地震

順帝

甲戌 元統二年春二月汴梁雨血

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

彰德路雨白毛俗呼云老君髯民謠曰天雨毛事不齊

既而彰德復雨毛如線而綠俗呼曰菩薩線
民又謠曰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水旱疫民饑

時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五月薩敦罷六月復以為左丞相

命薩敦仍商量中書省事騰吉斯為左丞相既而騰
吉斯辭不拜遂復命薩敦為之尋卒

秋八月赦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

注見前崩

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諸路旱蝗民
饑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雞鳴
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冬十月始以珍格

舊作真哥今改

皇后配饗武宗

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巴延以問太常博士逮魯

曾

字善止
修武人

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

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珍格皇后在武
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也今以無子之故
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其先君之母
為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
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
為后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嚳庶妃堯

鬼苗猶守古所
不廢况攷攬足
以肆武在元時
亦其國俗所尚
順帝春秋方盛
正當因此習勞

未嘗以配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
已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為御史
詔舉才堪守令者

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任守令者一人以名聞

乙亥 至元元年春二月帝畋柳林不果行

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奏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
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于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
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楛之變奈宗

而車駕所經並
可以周知民隱
于政務又何妨
乎順帝初元以
朱端茂深宮安
柄臣下不聞堂
垣抗疏一言而
扭于書生庸瑣
之見摠拾舊聞
借名諫獵以弋
取丑聲何其陋
也至順帝聞言
即止無識者方
嘉其從若轉圓
不知順帝耽于
宴樂其心本好

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罷采高麗媵女

臺臣言高麗首効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媵女至
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

夏六月騰吉斯反伏誅秋七月巴延弒皇后巴延特氏
時薩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忿曰天下本我家
天下巴延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其叔父白容郡王達

哩

舊作谷
里今改

潛蓄異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

舊作晃火
帖木兒今

逸而惡帶通臺
諫有言送陽以
符劬善之稱而
陰以送便安之
計其後賜解台
等以金帛且欲
妄擬貞觀並可
見其意所做北
然亦何救其內
多欲而覆宗社
哉

改帝數召達哩不至郊王徹辰圖睿發其謀六月晦

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巴延及旺扎勒特

穆爾

舊作究者帖木
兒今改後仿此

等掩捕獲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

誅之餘黨奔達哩達哩即應以兵殺使者以禍旗帝

遣阿弼往諭又殺之而率其黨華善

舊作和
尚今改

等逆戰

敗走鴻和特穆爾所阿哩哀徹爾

舊作阿里
渾察今改

遂執送上

都戮之鴻和特穆爾自殺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攀折

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

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巴延尋醜殺之于開平民舍

騰吉斯既誅巴延遂專為右丞相而復罷左丞相不置

九月減宦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冬十一月詔罷科舉

吾爾特穆爾為江浙平章時既

目擊故官供張
頌攝即當劾奏
以警其餘乃心
奮不平一但得
志輒倡謀欲罷
科舉不啻因噎
廢食而懷私意
以變舊章尤非
正理有士不於
國家政體立論
而惟取舉子進
身一節斷斷爭
執所見疎小已
延復左袒而力
主其議尤昧於
公私之義至嘗

初哲爾特穆爾

鄂喇琨氏按哲爾特穆爾舊作徹里帖木兒鄂喇琨舊作阿魯溫今並改復

做此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

平及復入中書

是年哲爾特穆爾入拜平章政事

首議罷科舉及論

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

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于是御史呂思誠

字仲實平定州人

等列其罪狀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

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叅政許有壬力爭

之巴延怒曰汝今諷臺臣等言哲爾特穆爾邪有壬

爾特穆爾并敢
論滅太廟歲祭
其妄說悖禮罪
戾莫大何不聞
諸臣與之批論
耶

曰太師擢哲爾特穆爾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

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太師邪巴延意稍解有

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歛望巴延曰舉子多以

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于

舉子巴延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叅政耳有壬曰若

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元

字原功其先廬陵人

從劉之文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

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巴

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
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
受宣者七十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于
選法果相妨邪巴延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
乃溫言慰解之翌日宣詔特命有壬為班首以折辱
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御史布哈舊作普化今
改後仿此 誚
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稱
疾不出

詔改元

年號所以紀元
雖子孫不必相
襲況法祖貴乎
遵循成憲又豈
在沿用舊名順
帝乃欲繼世祖
之元思以應天
變而延國祚事
既不經言亦不
順真足供一噓
耳

時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

詔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

監察御史李好文言
年號襲舊于古未有

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
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初騰吉斯既誅帝詔天下有言曰皇太后後其所生
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定策兩朝
功德隆盛近古罕比命大臣特議加禮至是奉玉冊

玉寶尊為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于太后母子也
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
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
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史台哈

布哈

字兼善巴約特氏居于台州按台哈布哈舊作
泰不華巴約特舊作伯牙吾台今改後仿此

乃

率同列上章言嬪母不宜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
者衆懼台哈布哈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
敢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

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哲爾特穆爾有罪免徙南安

注見前

哲爾特穆爾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之女為己女冒請珠袍等物于是臺臣復劾其罪而巴延亦惡其忤已遂流于南安人皆快之尋卒

河決封邱

丙子二年春二月尊追生母瑪里達

舊作邁拉第今改

為皇后

秋八月甲戌朔日食

是歲水旱蝗饑

鄧州大霖雨三十日白河

注見前

水大溢為災黃州蝗

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饑時江州諸縣民饑甚
總管王大中貸富室粟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為息期
歲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丁丑三年春正月帝畋于柳林

凡三十五日御史綽台

舊作丑的今改後仿此

宋紹明進諫帝

賜以金帛綽台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

嘗不賞汝其受之

廣東朱光卿

增城人

河南捧胡

名閏兒陳州人

等起兵作亂

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眾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為亂

捧胡本以燒香惑眾反于信陽州

即宋信陽軍元置府尋改為州今屬

汝寧府

破歸德鹿邑

隋縣今屬歸德府

焚陳州屯營于杏岡

在陳

州府淮寧縣北

命河南左丞慶童

舊作慶童今改

討之獲其旌幟宣

勅金印獻之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幟宣勅班

當時雖妖賊並起煽亂惑民然包蘇甯生撲剪尚易為力大臣等不思急議勸勅勿使蔓延轉欲借此為中傷修怨之舉逞私意而忘公義其為負國實甚而順帝既見旗幟宣敕諸物不執之迹甚明乃尚云此欲何為若全不知有反狀者更與何不念

地上問曰此欲何為意漢官諱言反將中以罪許有

士曰此曹反狀甚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既而帝以光

卿秀卿棒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

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

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眾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

之平

二月壬申朔日食

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兔靈

肉糜之閉無異
至於誅捕之法
自當集議及臣
殫心盡畫乃以
講求之事專責
漢人又何所見
之不廣乎

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後

詔定其制尋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

時江浙等處饑民至四十萬戶詔發鈔四十萬錠賑
之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採

三月立皇后翁吉喇特氏

毓德王博羅
特穆爾之女

禁漢人南人不得執軍器

凡有馬者拘入官尋復詔鎮遏生番處開其禁內地

如故既又禁漢人南人不許習蒙古字

夏五月民訛言采童男女

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女一時嫁娶殆盡

西番盜起

殺鎮西王子丹巴

舊作党兀班今改

尋蔓延至二百餘處

詔立行宣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為院使督兵往討之
孛星見

時太白屢晝見久而不息孛星自五月至八月凡六

十有三日自昴至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秋七月武陟

注見前蝗

河南武陟縣禾垂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八月京師地屢震

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渾河

注供見前皆

溢没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牀盡碎凡

六日方止

冬十月全華處士許謙

字益之

卒

謙少受業金履祥之門盡得所傳居東陽八華山遠近學者翕然宗之不出里閭者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薦于朝者前後章數十上郡復以遺逸應詔終莫能致至是卒詔賜諡文懿

謙于書無所不讀窮探聖微多所自

得嘗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于古不流于俗其教人至誠醇悉內外殫盡不以科舉之文教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

咸稱為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栢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陳標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于時云
陳標字壽翁休寧人胡一桂字廷芳婺源人

十二月以穆齊爾台

巴延之弟舊作馬札兒台今改按此又一穆齊爾台非前卷

行臺御史也

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

穆齊爾台時方知樞密院事朝議進爵為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巴延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戊寅

四年夏四月大雨雹

時帝如上都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
玦獅象等物之形

五月詔考覈郡縣官功過

命佛嘉律

舊作佛家閻
今改後仿此

為考功郎中喬林為員外郎

魏宗道

續綱目作魏宗今
從元史本紀改正

為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

屬功過

漳州民李志甫袁州民周子旺起兵作亂

奸民嘯聚竟至
圍北州城必非

漳州南勝縣

元置今漳州府平和縣是

民李志甫聚眾圍州城守

將綽斯戩

舊作搠斯監今改後仿此

與之戰失利詔江浙平章拜

布哈

舊作別不花今改後仿此

發四省兵討之不克龍巖

唐縣今為州五

亦非建

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既而

州人陳君用者襲殺之袁州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

王改年建號尋敗被獲誅之

秋八月癸亥朔日食

京師地震

事起倉猝牧民者不知預為察知任其猖獗若此則元末史治闕算可知然此烏合之衆勢捕亦非難事乃守將與賊失利四省兵討之不克則當日軍伍廢弛更可想見想由順帝紀綱不振文武諸臣間知以安民為武為念平時習于養癰臨事付之

萬日母位盜賊
之接踵而起也

日二三次凡十日乃止

卯巳 五年夏六月汀州大水

平地水深三丈沒民居八百餘區人溺死者八千餘

冬十月詔以巴延為大丞相

續綱目繫于十一月今從本紀改正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盜殺河南平章政事伊魯特穆爾等尋捕誅之

犯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

政事伊魯特穆爾庶訪使旺扎勒布哈

舊作完者不花今改 等

隨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

歸暘

字彥溫
汴梁人

俾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

獄既而官軍捕孟誅之凡污賊者皆得罪暘獨免

同暘

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微不起賊召司郊西歷炳懼不敢解時人為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由是夫著尋由園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

賜以
上尊

巴延矯詔殺郊王

巴延構陷郊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

宣讓王特穆爾布哈

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世祖之孫

威順王庫沁布

哈

亦北歡之子按庫布哈舊作寬徹普花今改後仿此

不俟命即遣之帝為

之不平

庚辰六年春二月巴延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

南恩州

宋置明廢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是

道死

巴延既誅騰吉斯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

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欲以其姪托克托

字大

用穆齊爾泰之子

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

樞密院旺嘉努

舊作汪家奴
今改後仿此

翰林承旨錫哩巴勒

舊作沙刺

班今改
後仿此

同侍禁近實屬意托克托克托政今日修

衛士拱聽約束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揚珠布哈

舊作

燕者不花今
改後仿此

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

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人知有巴延而巴托

克托深憂之私請于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

震怒吾族赤矣曷若以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托

克托復質于師吳直方

浦江人

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

親大夫但知忠于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
自陳忘家殉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
巴延之黨獨沙克置巴勒

舊作世傑
班今改

阿魯為帝腹心乃

遣二人與托克托遊日以忠義之言往復辨論益恚
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及巴延擅貶宣讓威
順二王帝不勝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
托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
左右為誰曰阿魯及托克托穆爾

舊作脫脫木兒今改
與本卷前係兩人

直方曰子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語一泄
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治酒張樂晝夜
不令出遂與沙克置巴勒等謀欲使巴延入朝擒之戒
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置兵巴延見之驚召托克
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
托益增兵自衛至是巴延自領兵衛請帝出田托克
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
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

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

大臣先後入見出宮門聽命至夜二鼓遣集賽依克

徹爾

舊作月可察兒今改

率三十騎抵營取太子入城又召楊

瑀

錢塘人

范滙

江西人

入草檄數巴延罪狀出為河南行

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珠爾噶岱

舊作只兒瓦瓦今改

齋赴柳

林比黎明巴延遣騎士至城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

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

巴延奏乞陞辭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

進巴延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
惟聞有臣弑君巴延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巴延罪
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

梁置今屬廣東肇慶府

行

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以穆齊爾台為太師右丞相塔斯哈雅為太傅塔瑪
齊為太保旺嘉努為平章政事托克托知樞密院事

詔托克托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入內

府

彗星見

凡三十二日色白狀如粉絮尾跡約長五寸餘

賜穆齊爾台爵忠王固辭許之

詔封穆齊爾台為忠王賜號達爾汗固辭不受御
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夏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翁吉喇特氏于東安
州尋崩放雅克特古斯于高麗殺諸逆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于儉慝俾皇考出封雲南

英宗遇害正統寢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
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是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
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
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

之際與其臣伊嚕布哈

舊作月魯不花

阿里雅

舊作也里牙今並改

莽

賚托噶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
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于必巴什皇后謂
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孀

布特達錫里

舊作不答失里
今改後仿此

怙其勢炤舍冢嗣而立孺

稚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阼每念治
必本于盡孝事莫先于正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
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徹去圖

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特達錫里本朕之嬖僭膺太皇太
后之號迹其閉門之禍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
名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
阿魯布哈等已死其以莽賚托噶明正典刑時監察御

史崔敬

字伯恭大
寧惠州人

言文宗既徹廟主嫜母亦削鴻名

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年幼播
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
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
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
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
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
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雅克特古斯

未至高麗伊克徹爾

舊作閩閩察兒
今改後坊此

害之于中道

冬十月穆齊爾台罷以托克托為右丞相特穆爾布
哈為左丞相

穆齊爾台以疾辭位詔以太師就第而以托克托
及宗正特穆爾布哈為右左丞相

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

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庫庫

字子山剛哩克氏布呼
密子舊作夔夔今改

從容

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

采其論詔復行之

罷文宗增置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餘悉罷之

巳 辛

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御史崔敬上疏請御內殿其畧言世祖以上都為清

務以致紀綱凌替使能稍自振作日夕精勤庶幾可圖補救乃崔敬尚撫拾老生常談謂宜居深宮而謀治道因費暇以講經筵賢迂濶而無當且于順帝中病之由正如以水濟木人何益乎

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

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錫喇

鄂爾多斯

舊作失刺幹爾朶思今改

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

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

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下則命經筵進

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

時帝數以

歷代珍寶分賜進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

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飛蝗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

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於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閤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冬湖廣徭賊作亂

湖廣徭賊唐大二等作亂其黨蔣丙何仁甫等相繼

舉兵攻破江華

唐縣今屬湖南永州府

等州縣丙自稱順天王

溪峒徭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湖廣行省平

章袞布巴勒

舊作鞏卜班今改後仿此

擊平之山東燕南寇盜亦

縱橫至三百餘處

士午

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

在宛平縣西

托克托用叅議博囉特穆爾等言于都門外開河置

牌引金口渾河

注見前

之水東流達通州接引海運至

大都城內輸納廷臣多言不可托克托排羣議不納

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

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

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

霖潦漲溢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

果水急泥壅船不能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
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三月大同饑

人相食運京師糧賑之

秋八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己亥朔日食

癸未 三年春正月遼陽烏哲勒額本林
元開元路地明置烏哲勒額森女直軍民府後改

為三萬衛今奉天府開原縣是按
烏哲勒額本林舊作吾者野人今改 作亂

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烏哲勒額森及碩達勒達

元置海蘭

蘭碩達勒達等路分領渾同
江南北地在今寧古塔界內 皆叛

二月鞏昌山崩

成紀

注見前

寧遠

宋縣今屬鞏昌府

伏羌

唐縣今亦屬鞏昌府

等縣山崩

水涌溺死人無算

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輯以義例未

定久之不能成至是乃命托克托為都總裁特穆爾

達什

字九齡魯王托克托子時為平章政事按特穆爾達什舊作鐵木兒塔識今改後仿此

張

起巖歐陽元呂思誠揭傒斯

字曼碩龍興富州人

為總裁官修

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

謂遼立國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于金以

為不可待制王理著論欲以遼為北史太祖至靖康

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持論久不決詔遼金宋

各自為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

三史為遼史先成金宋二史次第告竣其

金史多本金末元好問劉祁所著者最為詳贍而發
凡起例論贊表奏則皆歐陽元屬筆焉 劉祁字景
叔渾
源人

夏四月丙申朔日食

秋七月汴梁大水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

注見前

等七縣皆大水

冬十月親祀太廟

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
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

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

公不拜陛下當拜乃拜之

十二月以博爾克布哈

字大用延濟克台氏按博爾克布哈舊作別兒怯不花延濟

克台舊作燕只吉解今

並改後仿此

為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罷

徵清江

南唐縣今屬江西臨江府

處士杜本

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清江

不至

本在武宗時常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

注見前文

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托克托薦之召為翰林待

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不至

處士虛聲本無濟于實用徵聘不起尤為欺世盜名況烏魯勒國濟爾噶朗皆蒙古舊人乃亦新染內地陋習弋名高尚殊失

元初樸俗朝廷
非但不為申禁
且從而優禮之
立法不善頽風
益滋毋怪國勢
之日流于削弱
也

後又詔徵處士烏哲勒圖濟爾噶朗董立李孝光張
樞樞辭不至詔以烏哲勒圖濟爾噶朗為翰林待制
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特穆爾達什曰隱
士無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
惜事在至正七年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張
樞字子長金華人按烏哲勒圖舊作完者圖濟爾噶
朗舊作執禮哈琅
今並改後仿此

甲申
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

六事

謂田野闢戶口增賦役平
盜賊息軍民和詞訟簡

備者升一等四事備

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河決曹州

發丁夫萬五千八百塞之是月又決汴梁既而復決

濟陰

金縣今曹州府荷澤縣是

漂官民廬舍殆盡

二月以賀惟一

字允中勝之子

為平章政事

既而復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省正官非國姓不以授
惟一固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曰太平

閏月命托克托兼領宣政院事

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
托克托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

夏五月托克托罷以阿魯圖

博爾濟四世孫按阿魯圖舊作阿魯圖今改後仿此

為右丞相

托克托以羸疾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

對遂召用之封托克托為鄭王

阿魯圖既為相謀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

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欲選劄子耶若選劄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識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為右司即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即中如有所言可與我輩共議施行何必別為文字自有所陳耶即中居他官則可建言若為右司而建言是徒欲顯一己能言耳將置我輩

何地思謙

大慙服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一月令民入粟補官

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

中成遵

字詎叔南陽穰縣人

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

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為令

乃可從之

時有議賊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偷熟重國家以

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

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乙酉五年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

諡文忠

庫庫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旨以承旨召還適中書平章闕員或有所薦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在半途矣人知帝意在庫庫至京七日而卒家貧幾無以斂帝為賜賻并以蜀布償其所負官錢焉

初庫庫知經筵日勸帝就

為治要務在乎崇實政而不貴乎尚虛文庫庫所云宰相臺諫而外惟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

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庫庫取比千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責能為君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

亦不過紙上空
談于時弊未能
實有裨補即如
當時庶事解弛
曾未聞見白及
此他復何論且
庫庫在官時朝
端稅政不少所
謂匡救者又安
在乎

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
前志願足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秋九月壬午朔日食

遣使巡行天下

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巡湖廣道大
都路達魯噶齊巴克什巡京畿道西臺中丞昂昂

舊作定定今
改後仿此

集賢侍講學士蘓天爵

字伯修
真定人

糾舉無

所避天爵所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
九人都人稱為包拯然竟以忤時相罷去

丙戌 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食

夏五月陝西饑

行酒禁

盜竊太廟神主

六月羅天麟等作亂陷汀州

連城縣

宋置連城縣元更名今屬汀州府

民羅天麟及陳積萬叛陷

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瑚圖克布哈

舊作忽都不花今改後仿此

等合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得用殺天麟積萬來降

雲南夷死可伐作亂

詔以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命伊圖勒亨

舊作亦禿

渾今改後仿此

為雲南行省平章討之且下詔招諭

後死可伐遣其

子入貢請降置平緬宣撫司以羈縻之

秋七月以多爾濟巴勒

字惟中穆呼哩七世孫按多爾濟巴勒舊作朵爾直班今改後

此仿 為右丞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多爾濟

巴勒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耶多爾

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
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升右丞

冬閏十月靖州

宋崇寧間置注見前

徭吳天保作亂

時湖廣徭俱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黔陽

宋縣今屬辰州府

武岡

唐縣明為州今屬實慶府

溆浦

唐縣今亦屬辰州府

諸郡縣湖廣右丞

善巴勒

舊作沙班今改

率師討之尋敗沒天保遂有衆六萬餘

尋進寇全道州

注見前

官軍不能制未幾廣西峒徭亦

乘隙入寇

是歲河決

尚書李紉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佞邪以崇陽抑陰
不聽

阿魯圖罷

先是博爾克布哈嘗與阿魯圖謀擠托克托阿魯
圖曰我輩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克布
哈屢以為言終不從于是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
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皆為之不平

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乃博爾濟世裔豈以丞相
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
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
等勿復言

丁亥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是日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

以蓋苗

字耘夫大
名元城人

為叅知政事

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

郡長非養貧之
地及告饑不蒙

眠卽云云蓋苗
所論最為切當
相臣如果知和
衷共濟卽當採
用其言以裨實
政乃云引蓋君
至此欲其相助
竟似政府需人
專為若輩植黨
樹私之地稍兩
正持故事掛排
而順帝亦竟死
無體察國事尚
可問乎

督治苗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辦
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
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
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
者鈔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卹力戲何功獲此
重賞乎于是宰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
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聞
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

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以宦者拜特穆爾

借作伯帖木兒
今改後仿此

為司徒

二月山東地震

壞城郭有聲如雷三月東平又震河水動搖

夏四月復以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

是年正月己命
博爾克布哈為左丞相

尋辭職今
復命之

以特穆爾達什為左丞相博爾克布哈尋

罷

帝嘗問特穆爾達什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

文統竒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
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
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既而
博爾克布哈坐調燮失宜以太保罷就第臺臣復
交章論之尋謫居渤海而卒

河東大旱

民多饑死

六月放太師穆齊爾台于西寧

注見前

博爾克布哈以宿憾譖穆齊爾台詔徙西寧州

其子托克托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

復移于西域沙色爾

舊作撒思今改

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

巴勒

西夏人舊作亦憐真班今改與本卷前保兩人

曰托克托父子無大過

奈何迫之于險遂召回甘肅穆齊爾台尋卒

秋九月特穆爾達什卒以多爾濟

穆呼哩六世孫

為左丞相

多爾濟先為江浙行省丞相以寬簡得民心召入為

御史大夫會特穆爾達什從幸上都還感暴疾卒遂

命代為左丞相

冬十一月沿江盜起

劫賊剽掠江海
官司不為緝捕

聽其橫行無忌

足見當時之諸

事廢弛乃以萬

數官軍轉為三

十餘賊所敗以

將鎮兵法劣若

此不問加以重

懲亟為整飭其

流毒莫嘗萌孽

芥柯之喻而元

之君臣置若罔

聞其後遂至

剽掠無忌有司不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

秦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

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

在今高淳

縣東南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

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

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漢代通鑑輯覽
不振故耳

十二月以多爾濟為右丞相太平

即賀惟一改
名事具前

為左丞相

多爾濟先拜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

國王

携呼哩封魯國王
子孫世襲弗替

昧于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

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遂拜太平左丞相而以多爾

濟為右丞相

時順江首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
及置郡縣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賜

曰既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
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
誠抗辨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賜曰可授其首長宣
撫勿責其言稅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從賜言

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

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

時叅政魏中立薦韓鏞為饒州路總管饒州尚

鬼鏞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勵由是人自力于學魏中立字伯時韓鏞字伯高俱濟南人

子戊八年春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

注見前

以工部郎中賈魯

字友恒河東高平人

為都水監魯循行河道

考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

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
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夏四月帝臨國子學

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省親
奔喪等制

五月霖雨山崩江溢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台州方國珍

又名谷珍
黃巖人

作亂

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

有司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遂入海為亂劫掠漕

運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

舊作朵兒只班今改與卷前係兩人

討之追

至福州國珍焚舟將遁行省兵自相驚潰多爾濟巴

勒遂被執國珍脅使請于朝詔授定海尉國珍不肯

赴尋進攻温州勢益猖獗

時監察御史張禎言莽齎托噶等陛下深仇已延賊

殺親王一十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于朝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于要君聞帥敢于玩寇君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報御史李祕亦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乃以高

麗奇氏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
之象乞降為妃亦不聽奇氏帝第三皇后皇子阿

裕錫哩達喇之母按阿裕錫哩達喇

舊作愛猷識理達臘今改後仿此

以台哈布哈

翁吉喇特氏按此又一台哈布哈非前為御史後殉難之台哈布哈也

瑚圖克

布哈並為平章政事

丞相太平薦台哈布哈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

相台哈布哈黨于托克托謀害太平衆由是不平之

巳丑 九年夏四月棗陽童子暴長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

帝子暴長荒誕
不經或當時不
逞之徒借端煽
惑造此訛言遂

爾傳流滋偽史
臣竟深信不疑
錄之以紀災異
可謂無識

常皤腹擁腫見人輒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秋七月多爾濟太平俱罷以托克托為右丞相

初穆齊爾台卒太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為
難太平為之固請托克托得還復拜太傅然不知太

平有德于已也因儒克忠巴勒

舊作汝中
相今改

讒間成隙

欲中傷之時參政孔思立等皆太平所拔用悉誣以
罪黜去而太平亦罷為翰林學士承旨又誣劾其過
失托克托母聞之謂曰太平好人何害于汝而欲去

之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乃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
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歟矣遂還奉元
冬十月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習漢人文字

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
為諭德歸賜為贊善張冲為文學命托克托領其事
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

其下僚屬以次列坐

好文取經史有關治體者為書
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又取古史

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
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

上書曰陛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以貞觀政要大
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

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
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
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戊午朔日食

詔削烏蘭海蘇

舊作幹勒海壽
今改後仿此

官流韓嘉納于尼嚕罕

先是同知樞密院事哈瑪爾

字士廉剛哩克人
舊作哈麻今改

與弟

蘇蘓

舊作雪
雪今改

為帝所褻幸聲勢甚盛太平及御史大

夫韓嘉納等皆謀黜之令監察御史烏蘭海蘇劾奏

哈瑪爾兄弟出入托郭斯

舊作脫忽思今改

皇后

明宗妃帝之庶母

宮闈犯分無禮哈瑪爾知之先自訴于帝嘉納以御

史章入奏帝遂怒弗納明日再上不得已奪哈瑪爾

蘇蘓官居之草地而出海蘇為陝西廉訪副使太平

嘉納亦相繼罷去

嘉納罷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至是托果斯皇后

以其言侵已復泣訴于帝帝益怒乃奪海蘇官屏歸

田里禁錮之並誣嘉納賊罪杖流尼嚕罕以死

庚寅十年夏六月有星入于北斗

大如月震聲如雷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更鈔法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轉撥民間流通者少故偽鈔滋多請如舊制凡合支名目于總庫轉支從之至是復與吏部尚書竒齊葉圖

舊作僕哲篤今改後仿此

迎

合丞相托克托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

鈔為母而錢為子托克托集臺省兩院共議之衆皆唯

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極言其不可不聽

思誠曰中統至元自

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之利奇齊葉圖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奇齊葉圖曰令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奇齊葉圖忿曰公今有何議思誠曰我有三字議曰行不得行不得托克托見思誠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于廊廟中大聲厲色耳于是風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

行省左丞額森特穆爾扎克托之弟

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

省權銅錢一千文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置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所有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辛卯

十一年

是年以後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等相繼僭號續綱目皆附注紀年今按壽輝等

元政不綱羣盜蜂起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張士誠輩

以羣盜倡亂旋即敗亡不成為國與晉末五代諸割據各有土宇者不同續綱目書法未當今並削之

雖得竊位究而
攻則自如不久
敗亡未成爲國
此正如勝廣揭
竿之徒耳續綱
目依朱子古秦
隋二代之例皆
書其國號紀年
殊未平允順帝
政雖怠荒未至
若羸政楊廣之
暴虐爲神人所
共憤况恭末六
國以王侯子孫
稱兵復國其名
近正原非盜賊

夏四月詔開黃河故道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爲河門鹽
運使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

時黃河屢決北侵安山

在陽山縣南

延及濟南河間朝廷

患之托克托集羣臣議言人人殊惟賈魯謂必塞北

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于是遣工

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圖魯

魯作充魯今改後仿此

行視河議

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

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深淺謂河之故

高合之比即唐初之蕭銑李軌李靈寶建德諸家歷年稍久亦略其規模元末諸儒爲實非其倫今惟明祖稱吳王元年仍依朱子書漢高祖之例附書以著其得天下之漸其餘奇輝等年號廢從刊削並依元文順帝本紀例于其起兵時書作亂以廢

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歎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

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托克托

先入魯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

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

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

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

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

民十七萬自黃陵岡

在開封府儀封縣東北與考城縣及山東曹縣接界

南達

區邑之誌云

元末之亂實由

上下因循在于

安安所致而不

係于河之開與

不問宋濂之論

最為確當且治

河所以為民而

費魯塞北疏南

之議就河流趨

下而言未為無

見第既與大役

當籌萬全使皆

給之力值資其

日糧俾饑民得

藉以餬口未嘗

白茅

村名在長垣縣東接東明縣界

放于黃固

一名黃垸在單縣界

哈只

在歸德府

界

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揚青村

在曹縣西

凡二百八十里

有奇四月鳩工七月疏鑿成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

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海詔超授魯

集賢大學士賜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餘遷賚有

差

宋濂曰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謡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

一眼而汝穎之妖寇來時而起議者謂天下亂皆由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所致不知元之亡實基于上

下因循狃于安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設不興是役亂詎無從而起乎

非窩賑良法乃
多發兵夫益耗
民食糜帑費二
百萬而歎地不
蒙實惠則經理
之不善而非挑
河之失策也

不此之察而徒以成
敗論事非通論也

冀晉地震

半月乃止懷孟等州俱震有聲如雷圮民居屋壓死者甚衆

五月己酉朔日食

潁州人劉福通蕭縣人李二羅田人徐壽輝又名真一等起

兵作亂

續綱目于徐壽輝等書兵起今依元文本紀例改書作亂

時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

紅巾一起亂勢
蔓延然當時倡

變之初不過燒
香惑衆一二妖
妄之使使有司
早為捕治何致
癘濟日深且山
童祖父妖術既
經敗露即當冥
之極典絕其根
株乃僅謂徙永
平使其孽種滋
生煽誘遠近豈
見前此之姑息
失刑貽禍實匪
淺耳

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

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信之福通

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爾

舊作咬兒

今改復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刑白

馬烏牛誓告天地謀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覺縣官

捕之急福通遂反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

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于是命同

知樞密院圖齊

舊作齊赤今改後仿此

以兵擊之福通既破頽

州遂據朱臯攻羅山

注見前

上蔡真陽確山

真陽今改名正陽與

確山俱屬汝寧府

諸縣尋犯舞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

州衆至十萬蕭縣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

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本以販

布為業有僧瑩玉

袁州人

以妖術與鄒普勝

麻城人

倪文

俊等作亂奇壽輝狀貌共推為主攻陷蘄水及黃州路亦以紅巾為號時謂諸賊曰紅軍亦稱香軍

六月浙江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擊方國珍兵敗遂被

執秋七月遣大司農達什特穆爾

字九成舊作達識帖木通今改後仿此

招降之

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博囉特穆爾將兵

討之兵至大閭洋

在今温州府界海中

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

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溺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

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

什特穆爾等至黃巖招降國珍兄弟登岸羅拜退止

民間紹興總管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什特

博囉特穆爾被
執飾詞朝廷悞
信竟遣使招降
縱賊貽害其罪
更浮于多爾濟
巴勒達什特

穆爾超奉詔招降亦當審度形勢賊衆果有可乘之會則相機

行權為國家除一大患據以入

告亦何有擅命之嫌乃拘託成

議惟知奉使無違散衆授官而

外未聞刑等制馭良衆致國珍

兄弟旋即煽亂海濱連什特穆

爾豈得辭其咎哉

穆爾適夜過台哈布哈密白其事達什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邪乃止檄台哈布哈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詔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督兵討劉福通

時福通兵勢日盛托克托奏以額森特穆爾知樞密

院事及衛王琨徹格爾舊作寬徹哥今改後仿此率諸衛兵十餘

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爾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

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菽衢州
雨黍民多取而食之

徐壽輝稱帝于蘄水

壽輝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
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
本字德中密州人皆脅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
之

十一月以多爾濟巴勒為平章政事

多爾濟巴勒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

張桓

字彥威蒙城人汝寧盜起為所執不屈被害

伏節死義宜旌之以勸

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為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托克托意時托克托倚任儒克忠巴勒拜特穆爾兩人擅權用事多爾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為西臺御史大夫

辰十

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諸郡威順王庫沁

布哈

舊作寬徽普化
今改後仿此

等棄城走二月陷江州總管李黼

字子威
穎上人

力戰不屈死之

壽輝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

平章政事華善等並遁去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

紹字

芳慶元
象山人

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又陷安陸府

知府超爾

字時中蒙古氏按超爾
舊作丑間今改後仿此

戰死遂南攻九江

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黼檄鄉落

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伊遜特穆爾願

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

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

于杪暗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十艘順流鼓譟而至遇

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

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

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圖沁布哈

舊作禿堅
不花今改

後仿
此

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

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

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母殺百姓賊刺之墮馬

與從子秉昭

舖兄弟之子

俱死州民間之哭聲振天具棺

葬之

事聞贈勳淮南行省左丞隴西公諡忠文

郭子興

其先曹州人遷居定遠

等起兵作亂陷濠州

隋置元屬安豐路今江南

鳳陽府是

子興少任俠喜與壯士結交至是見汝頰兵起列郡

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反自稱元帥攻拔濠

州據之齊里克布哈

舊作撒里不花今改後仿此

率兵欲克復濠城

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恟恟
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三月詔省臺官兼用南人

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
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台州路達魯噶齊台哈布哈與方國珍戰于澄江

在今台州

府黃巖
縣海中

死之

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

方因珍狡詐懸
制叛服不常前
此達什特携爾
決意受降台哈
布哈曾密為策
殺之計難以制
肘中止而所見
實中事機况彼
時賊兵登岸巢
窟已失尚不肯
縱虎歸山此則
復叛入海負嵎
絕險勢更不可
不擇兵力剪除

疑復劫其黨入海台哈布哈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
珍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台
哈布哈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
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
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擊賊羣至欲抱持入
其船台哈布哈瞑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槩刺之中
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

事聞追贈江浙平章
封魏國公諡忠介

隴西地震

乃為其威黨浮
詞所惑不審虛
實輒爾具舟受
降又不預加嚴
備何可後識見
牙有若此班奴
猝遇難猶能手
刀賊徒尚驅狗
國大而凜然而
淺率債事輕鄰
此月則不免有
遺憾耳

凡百餘日城郭頽圯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

注俱見前

莊浪

元置縣明改衝今涼州府平番縣是

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

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

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徐壽輝陷吉安路

壽輝連破袁瑞饒信徽等州復使偽將陳普文進陷

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兵復之

命各行省分兵討賊

詔四川行省平章約爾珠討荆襄賊復忠萬等州江

西行省丞相額琳沁巴勒守江東西關隘叅政額森

特穆爾與陝西行省平章伊魯特穆爾討南陽襄陽

賊刑部尚書阿魯討海寧賊江西右丞和尼齊舊作火尼

赤今改後仿此討江西賊江西右丞烏格什舊作兀忽失今改後仿此等

討饒信等處賊

夏四月癸卯朔日食

額森特穆爾軍潰召還復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史

大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政事

額森特穆爾駐軍沙河

在今潁州府太和縣南即古新溝也俗呼曰惠民河

軍

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

廷以額森特穆爾不知兵遣平章曼濟

舊作蠻子今改

代

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

師辱國托克托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

字伯溫饒州人

阿附

托克托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多爾濟巴勒為湖

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事人莫敢言事

多爾濟巴勒既

受命闕中人涕泣遮留慰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
儒克忠巴勒等言于托克托曰不殺多爾濟巴勒丞
相終不安乃命專給軍餉總兵者希旨數侵辱之不
為動托克托又遣國子助教旺巴勒至軍中諷使害
之旺巴勒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吾苟
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多爾濟巴勒素感風疾竟卒
于黃州

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

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

御史徹辰特穆爾

舊作徹徹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等言諸路羣盜

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徒和尚完普及親屬于

羣盜四起並非
虛借亡宋故號
為口實况完普
及其親屬皆處
北方與江淮勢
若風馬何慮奸

民之遠為指稱
遠徙沙州特涉
形迹微長特
穆爾不亟籌勦
賊之策而恃此
為謀自良國殊
堪嗤鄙耳

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

饑民七十餘萬口

秋七月徐壽輝陷杭州江浙叅知政事樊執敬

字時中
濟寧鄆

城人戰死董搏霄

字孟起
磁州人

率兵復之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

在今昌化縣
西昱嶺山下

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

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槍而死時董搏霄

是時東南守將
率多庸懦無能
惟董搏霄頗具
謀勇杭州之役
竟能力排羣謀
奮力進戰克復
數城實為差強
人意使從此即
委以重寄假之
事權令其乘銳
勦盜則羣盜未
必敢肆行充斥
而搏霄他日亦
何至為人貽誤

從江浙平章嘉暉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
軍援江南遂度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暉問計搏
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
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
暉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為江浙相方面
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
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城賊迎敵搏霄揮
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

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遷
安吉次第以平賊將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
尋進克廣德蘄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
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焚其
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八月右丞相托克將諸軍大破李二于徐州屠其城

托克托自乞率師討李二詔許之尚書瑪爾默

舊作
密通

麻和謨克

舊作和謨今
並改後仿此

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

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托克托以弼亮天工庶內
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
丞相分省于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
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
馬首托克托不為動麾軍奮擊破之李二遁去趙均
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
平章布哈即軍中加托克托太師趣還朝改徐州為

武安州

九月以余闕

字廷心一字天心
唐古特氏蘆州人

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

慶

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
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
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
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隍增障隍
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
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

五萬從元帥阿爾斯蘭

舊作阿思蘭今改後防此

沿江下抵廬州

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蘭還軍
苗軍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
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

在今六安州霍山縣西又名天柱山爾雅霍山為南嶽是也

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

字吉甫河南人

討趙普勝戰

于湖口

注見前

兵敗死之

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

召拜大司農時相復奏移之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

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珠倫舊作

周驢今改後仿此

等據池州太平

注俱見前

諸郡號百萬星吉募

兵得三千人趨銅陵

南唐縣今屬池州府

克之擒倫奪其船六

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

梁縣今亦屬池州府

諸

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

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

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日久
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
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
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蘓羅拜餽食星吉
斥之凡七日乃自立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
絕

以察罕特穆爾

字廷瑞系出北庭家河南為潁州沈邱人按察罕特穆爾舊作察罕帖木兒今

改後

仿此為汝寧府達嚕噶齊李思齊

信陽羅山人

知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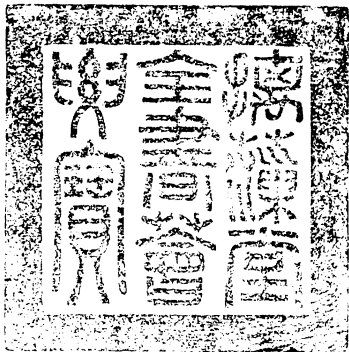
時汝潁賊兵愈熾不數月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
 兵致討卒無成功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同奮義起
 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遂
 並授以官于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
 邱唐縣今屬陳州府自成一軍數與賊戰輒克捷
 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托克托
 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

魯卒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土初二人本
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曲已下之事皆稟命遂
為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八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朱紘

謄錄監生 臣彭邦經